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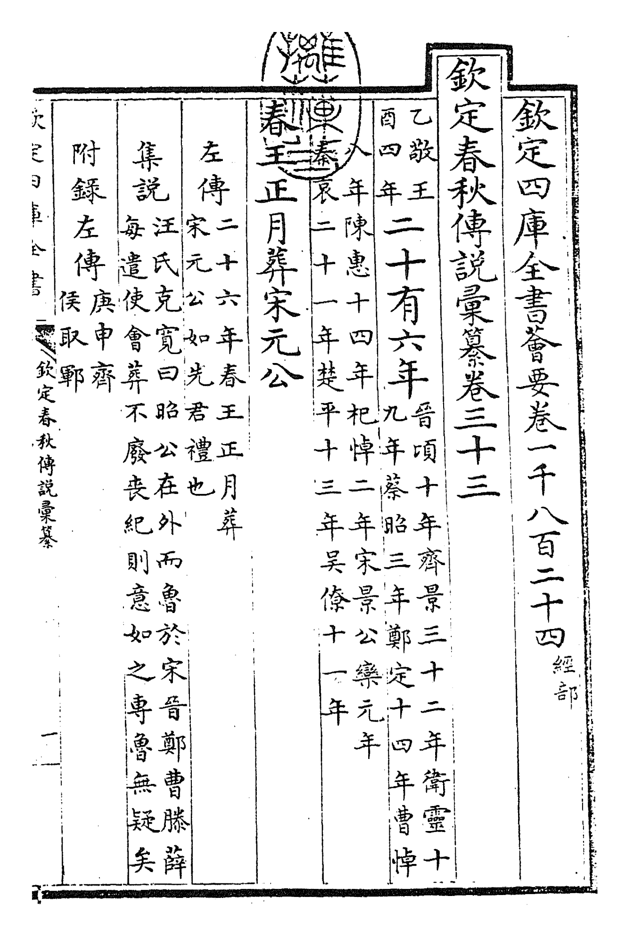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十三

乙敬王酉四年　二十有六年　晉頃十年齊景三十二年衛靈十九年蔡昭三年鄭定十四年曹悼八年陳惠十四年杞悼二年宋景公欒元年秦哀二十一年楚平十三年吳僚十一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左傳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集說　汪氏克寬曰昭公在外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每遣使會葬不廢喪紀則意如之專魯無疑矣

附錄左傳　庚申齊侯取鄆

集說杜氏預曰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為公處鄆起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穀梁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胡傳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于天下率土之濵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于封國四境之内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廵守而大夫専邑是謂叛君曰

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集說杜氏預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唁氏助曰王者至尊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内亦曰居皆言猶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　孫氏復曰居于鄆者公為意如所拒不得入于魯也　杜氏諤曰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志天王之失政而尹氏專之也書公次于陽州居于鄆公圍成志魯君失政而季氏專之也　孫氏覺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　王氏葆曰公自野井來居于鄆初未及齊國都而曰至自齊者野井齊地故也　黄氏仲炎曰昭公雖出奔而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處者存君也存君者天地之大義也故范氏唐鑑用春秋之法削武后紀而系之中宗垂教戒于萬世嚴矣　家氏鉉翁曰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

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馬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　吳氏澂曰居雖非所宜居然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　汪曰氏克寛曰居猶處也處已所有之地也衛侯出居于襄牛楚子入居于申皆在國也此已失國而書居使之如未失國然若曰魯地非意如之所得有也鄭伯突失國而取櫟以居之衛侯衎失國而取夷儀以居之皆書曰入此不言入而言居者內辭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使若適他國而返居于是也

夏公圍成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

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汏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

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于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淄杜注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水經注淄水逕梁父縣故城南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世謂之柴汶矣漢梁父縣在今泗水縣北四十里 炊鼻杜注魯地

胡傳成者孟氏之邑也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于邪說為義不終故徵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集說王氏沿曰齊侯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成善伐叛也反惑幸臣之說使公子

鈕師師圍成公失國之君無師衆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書曰公圍成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　劉氏敞曰穀梁云言圍大公也非也公失國而圍成師在封内而書之此小之甚者不可謂大　陳氏傅良曰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止鄆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

李氏廉曰經書公圍成二昭公圍成見季氏之彊也定公圍成見家臣之强也昭公圍成不能得夫人心也定公圍成不能使夫聖化也　汪氏克寬曰書取鄆圍成以見意如據有魯國之土膂制魯國之民而使昭公不得入國也取鄆不書公而圍成不言取又以見昭公無德于國無恩于民而魯人皆不附也既不書公以齊師圍成又不言公及齊師圍成圍成不服而昭公終居于鄆則齊景救患之功不足乎揚而昭公之主齊失所因矣春秋凡公出在竟内而返

不書至定公在國而致圍成者所以著公之危弱攻私邑如敵國也昭公已去國而不致圍成者所以存公如公之在國也然昭公既孫自他國而返必書至惟自圍成而復居于鄆則不言至亦以示内外之别也或謂昭公當討意如不當急近利而圍孟氏之成夫當是時舉魯國之民皆聽順于季氏成近于齊故能圍之猶不能取况能入境而討季氏耶

附録左傳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尸氏杜注尸在鞏縣西南偃師城漢志偃師有尸鄉殷湯所都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西南有新蔡鎮即古尸鄉春秋時之尸氏殷西亳也故亦名亳城　施谷杜注周地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音專又市轉反　鄟陵杜注

地闕

左傳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集說孫氏復曰謀納公而不能也　王氏葆曰齊盟諸侯于鄟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亦謀納公也而公終薨于乾侯盖是時諸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丘據士鞅之姦與季氏表裏故也　高氏閌曰公失國而會諸侯者求入也求入不主晉而主齊故齊侯矯為此盟以莒邾杞皆魯之與國也　陳氏傅良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十六年齊徐郯莒嘗盟于蒲隧十九年宋邾郳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久矣于是

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家氏鉉翁曰齊景此會辭曰以公故魯賄朝入齊師夕旋為善不勇書以譏之　季氏本曰此昭公欲齊納已勸之糾合也而景公志不及遠不能納公也　王氏錫爵曰此盟蓋景公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之謀者也使其志能及遠雖北杏之業何難哉而僅僅集諸小國卒不能納公也則爭霸之畧止于如此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　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集說　汪氏克寬曰君行而返返必告廟告廟則書至召誥稱王朝步自周至于豐豐去鎬京二十五里而文武廟在焉故告于文武也昭公之居鄆則非宗廟之所在矣而昭公會鄟陵如齊如乾侯無不書

至若公之在國春秋大義所以存君而厲臣子忠義之心銷亂賊悖逆之惡也雖然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于祖禰矣顧季氏强悖專有魯國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世而特志耳五書至必繫以居于鄆不言居鄆則疑于復國

附錄左傳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渠杜注周地案即周陽渠也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劉澄之永初記言城西有陽渠周公制之是也亦謂之九曲瀆　褚氏杜注洛陽縣南有褚氏亭後漢志洛陽有褚氏聚今在洛陽縣東　萑谷杜注周地案後漢書孫堅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其谷連亘至潁陽縣向進設八關大谷其一也周之萑

谷施谷皆其支徑耳 胥靡杜注周地本鄭邑今河南府偃師縣東南四十里有胥靡城 滑杜注周地本鄭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緱氏故城即古滑地也 闕塞杜注洛陽西南伊闕口也今河南府洛陽縣南闕塞山是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公羊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穀梁周有入無出也

胡傳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

集說杜氏預曰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李氏瑾曰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為同姓大國爵為侯伯主盟于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蹈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以納王之

功而善之則藏姦覿釁不忠不臣者勝矣　陳氏傅良曰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于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　呂氏祖謙曰漢河南縣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吳氏澂曰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為周之西都對東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為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　汪氏克寬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為東周萇弘謂敬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氏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天

子之都必稱之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郟而叔孫豹賀城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于京師京師衆大之統會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也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皆不稱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著其衰弱不能自振與列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失尊也其稱京師者示天下之當尊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

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

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厎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莒杜注周地

圉澤杜注周地案圉澤即東圉之澤也今在洛陽縣東境

隄上杜注周地

穀梁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胡傳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于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于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于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蘄于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疎薄子猛將蘄于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集說王氏沿曰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言子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天子反正然後罪人咸

服也　陳氏傅良曰尹氏獨欲立子朝耳兼言召伯毛伯者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為之也然則曷為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子首惡則有奉子朝者矣皆卿士也單劉奉猛毛召奉朝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　家氏鉉翁曰書法一以字在劉單為褒在尹召為誅其所輔者正不正而已　汪氏克寬曰尹氏世卿秉政擅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著始終黨惡而不悛也奔不言出者篡賊逃竄以逭天討無所出也故比于國滅之君與在境外之臣但書奔爾書曰奔楚則楚受篡賊之罪亦見矣

附錄左傳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

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我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

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丙戌敬王五年二十有七年晉頃十一年齊景三十三年衛靈二十年蔡昭四年鄭定十五年曹悼九年陳惠十五年杞悼三年宋景二年秦哀二十二年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穀梁公在外也

集說高氏閌曰書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三至自會居于鄆者一至自乾侯居于鄆者一書至書居我君故也君播越于外不得其所而魯國臣子之義可絶乎春秋之作明君臣也　程氏端學曰為人之君

而見逐于其臣求救于人而不見與可為永鑒矣

季氏本曰公每如齊求納而不能也故復居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

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劒于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于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潛杜注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今江南廬州府霍山縣東北三十里有灊城　窮水經注窮水出安豐縣窮谷即楚與吳師遇處在今江南鳳陽府霍丘縣西　沙汭杜注水名水經注汴沙到浚儀而分汴東注沙南流至義城縣西南入于淮謂之沙汭楚東地也義城故城在今懷遠縣東北　鍾吾杜注小國漢志東海郡司吾應劭曰左傳執鍾吾子今江南邳州宿遷縣西北有司吾城

胡傳　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

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于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于光其稱國以弒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于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尹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于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弒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集說胡氏寧曰季子自度其力有不能辦者故歸潔其身而已矣使札有周公之才之美必討弒君之賊正僭竊之名奉周正朔以治吳國為萬邦之憲矣　趙氏鵬飛曰吳之亂諸樊為之也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札札賢諸樊貴之諸樊卒不授之子而授之弟欲兄弟授受以及于札及夷末卒

國將及札而札逃說者皆以吳之亂責季子而吾獨以為非季子之責也諸樊之罪也使季子不逃而受之則亦不免乎亂何則季子之終將授之誰哉君子立法必傳乎無窮法而有窮是亂之本也且兄弟授受而至于札札奄然受之吳人安焉及札之終則必不肯私傳其子不私其子而以循環之法授之則諸樊餘祭夷末莫不皆有子莫不皆欲立當此之時札將何以處之故札之所以不受而逃者非賢也勢也受之而身當其亂孰愈乎逃之而已享其安乎此札之志也予之者以其能遜而無心非之者以其不受以致亂此皆非也 汪氏克寬曰光者諸樊之冢嗣壽夢之嫡孫也壽夢父子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則當立光以為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弑不以光首惡而歸罪于吳國之大臣也史記以僚為夷昧之子而公羊以僚為光之庶兄公羊傳及史記皆以光為諸樊子而世本以光為夷昧之子

竊詳事勢史記為是湛氏若水曰書吴弑其君僚則亂賊之罪可得矣案左氏傳弑吴君僚者公子光專諸也而書曰吴者使人考其跡而罪人斯得矣後儒以吴國之亂歸罪于季子之讓國誤矣若夫季子所謂知禮者也方光之弑君公子掩餘燭庸皆出而季子乃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曾是以為知禮乎季子之罪獨在此耳

案光弑其君春秋不書光而書吴胡傳歸罪大臣固是一說湛氏若水謂使人考其迹而罪人斯得其說尤勝杜氏預以為罪在僚孔氏穎達劉氏敞以為國人皆欲弑之安可訓耶文十六年宋人弑君下辨之詳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穀作郄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于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

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集說 趙氏鵬飛曰傳者以為郤宛之死費無極譖而殺之而經以國殺為文蓋聽無極而致宛之死者君也故以累上之辭書之矣 家氏鉉翁曰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楚是以有入郢之禍 金氏賢曰楚大夫郤宛之死孰殺之乎曰楚令尹子常殺之也子常何為而殺宛耶曰以費無極之譖也子常殺宛何為而稱國以殺曰將罪乎楚君也曷罪乎楚君曰君無道以令其臣致其擅殺大夫而無忌紀綱亡矣是則君之罪也或曰若然則子常逃其罪矣乎曰子常之罪何可逃也若專罪乎子常則責君之義不白而垂戒之意以微獨責乎君則子常之惡亦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氷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胡傳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令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于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

主之耳又況戌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集說許氏翰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辭無貶辭者以令戌周故也霸圖不競苟有一善則為之匿諸慝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衰亂也　趙氏孟何曰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衛靈公欲以其公子及其大夫之子質于諸侯以求納公于是樂祁犂北宮喜固請之則宋衛猶知有君臣之義也士鞅取貨于季孫辭二子與曹滕之大夫而以難復鞅與季孫同惡相濟者也以宋衛君大夫拳拳于納公而公卒不獲反國則晉人為之也　家氏鉉翁曰齊景為鄟陵之盟而梁邱據入季氏之錦晉頃為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憒然無知以為魯之休戚無關于已孰知田常翰禍于齊六卿伏憂于晉厝火積薪而不悟使二君能為魯討賊亦足以讋內盜之膽也季氏本曰扈之會令戌周也齊魯不至鄭亦不來

年後始城成周可見晉霸威令不嚴而諸侯勤王不急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集說高氏閌曰快亦三叛人之黨魯為逋逃淵藪而受之魯之疆臣逐君而邾快來奔從其類也

趙氏鵬飛曰大夫來奔者有矣而邾獨為多聖人亦不以微而畧之者蓋邾本魯之附庸自受王命叛服不常魯蓋憾之虐于邾者屢矣及其末年邾嘗訴于晉魯蓋畏晉而不欲顯疾于邾特陰誘其臣而弱之故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魯實利之也堂堂大國為逋逃主以登受叛人其為惡著矣　家氏鉉翁曰邾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令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

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賤者不足録也春秋所以録之而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秋詳書之非誅叛人實誅季氏也

附録左傳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

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吴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且知杜注近鄆地

公如齊

左傳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集說 杜氏預曰禮君宴大夫使宰為主獻比公于大夫也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子慭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令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媟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集說 高氏閌曰公以齊之卑我也遂歸而明年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季氏有齊楚之援然則齊固助季氏安肯納公 趙氏鵬飛曰公朝齊者二會齊者一齊無以為公謀也故明年公如晉求于晉焉

汪氏克寬曰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春秋不書皆所以存公也上之于下有征而無戰而況敗乎以君而伐臣已褻其威而況見伐于其臣乎陽虎逆儔不足責仲孫何忌嘗學于聖人者也何乃昧于君臣之大義亦至于此極乎嘻可歎也

附錄左傳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丁亥敬王六年二十有八年晉頃十二年齊景三十四年衛靈二十一年蔡昭五年鄭定十六年曹聲公野元年陳惠十六年杞悼四年宋景三年秦哀二十三年楚昭二年吳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杜注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闞駰曰地多斥鹵故曰斥丘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古城

左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

竟而後逆之

穀梁公在外也

集說孫氏復曰公前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其言次于乾侯者不得入于晉也公既不見禮于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若此　胡氏寧曰次者止而有待之意于陽州者不得入于齊也于乾侯者不得見于晉也人君失國出奔而詳書其所在見臣子不可頃刻忘君父必欲知其所居之安與否也而臣進退去就之是非亦自見矣　趙氏鵬飛曰公朝于齊求于君也君且不能納已令朝于晉求于臣也臣其能為已謀之乎晉之六卿與三家等也前日扈之盟既取貨于季氏其忍背賂以傷其類哉故徙次于乾侯不得入也　家氏鉉翁曰自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繼書居于鄆者四在乾侯者五如齊者三如晉者

再皆聖人特筆所以存公于魯也又曰書次于乾侯責晉也齊猶致恤患之文晉則拒而不受矣　汪氏克寛曰昭公之春秋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傷其見拒于晉不得入而徒返也兩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既不得入于晉亦不得返其國也書至書復外雖見辱而内猶不失其國也書次則止于是而已矣無可復之道矣次于陽州猶曰齊魯之竟也次于乾侯進退維谷則羇旅之人耳書次于乾侯而後書在乾侯是僅存跡息而已矣聖人汲汲于存公而屢書不一書然昭公之跡愈遠愈微而愈不能自振亦可見矣公之在齊猶有齊侯取鄆圍成之事晉頃拒而弗受畧無兄弟孔懐同惡相恤之義豈不重可歎哉　余氏光曰郝氏曰意如之逐昭公狄矣始而公伐之也陽為不敵請盟請亡以緩公而待兩家之援公既出矣請改事君稽首叔孫偽求復公公之奔齊晉也則賂齊晉公之在外也則車馬遺于外齒及君則憂恤之

言不絶于口君之左右衣履不絶于餽是以内有逐君之實外結强大内連羣小昭公昏庸不斷忠言不入辛至大行而不返也悲夫

案昭公失國之後其往來居處聖人書之特詳所以繫魯國臣民之望而深誅季氏之無君也胡氏寧以為全罪昭公者誤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集説湛氏若水曰書葬鄭定公志恤鄰之禮也而鄭葬之非禮見矣諸侯五月而葬此其速也

附録左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将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

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彊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

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

附録左傳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于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

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

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令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

鄔杜注太原鄔縣令鄔城故趾在山西太原府介休縣東北二十七里 祁杜注太原祁縣令山西太原府祁縣東南八里有古祁城 平陵案平陵亦曰大陵令山西太原府文水縣東北二十里有大陵故城杜注在太原晉陽縣南漢書地理志榆次縣有梗陽鄉令山西太原府清源縣南有梗陽城案清源本漢榆次縣地隋分置清源縣故梗陽在清源境 塗水杜注太原榆次縣漢志榆次有塗水鄉令塗水故城在山西太原府榆次縣西南二十里 馬首案元和郡縣志馬首故城

在壽陽縣東南十五里今屬山西太原府　盂杜注太原盂縣案兩漢志盂縣丙邑即今太原府盂縣也　銅鞮杜注上黨銅鞮縣今山西沁州西南有銅鞮故城　平陽杜注平陽平陽縣今平陽府即堯所都今故城在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南　楊氏杜注平陽楊氏縣今古楊城在山西平陽府洪洞縣南二里又名危城村是也

冬葬滕悼公

集說　王氏葆曰諸侯之葬魯往會之則書昭公在外季氏使人會諸侯之葬以結外援也　高氏閌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

附錄左傳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

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戊子敬王七年

二十有九年

晉頃十三年齊景三十五年衛靈二十二年蔡昭六年鄭獻公蠆元年曹聲二年陳惠十七年杞悼五年宋景四年秦哀二十四年楚昭三年吳闔廬二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

公如乾侯

穀梁　唁公不得入于魯也

胡傳　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師之職也諸侯失國託于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甞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于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集說　何氏休曰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孔氏穎達曰二十五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經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既入齊境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不得與晉侯相見故書至自乾侯許氏翰曰荀躒唁公地高張不地以公居鄆猶以

魯志也故稱來焉　高氏閌曰唁于野井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而已　汪氏克寛曰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春秋不書以是為不足書也而昭公之孫齊侯野井之唁高張之唁晉荀躒之唁莫不悉書所以譏齊晉之徒能唁公而不能納公也齊侯始親唁猶有恤患之意今使高張來而弔其至晉不見受且比公于大夫適以恥公而已矣益哉　季氏本曰公如齊齊侯唁公又為公取鄆故言至自齊若夫乾侯晉無一使通焉公不敢入晉則不得以自晉言矣豈非士鞅取貨季孫之故哉

案胡傳引式微之二章其取義與朱子不同今刪之

附錄左傳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

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鄻杜注周邑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

也久矣乃黜之而
以公衍為大子
集説高氏閌曰齊侯比公于大夫故復如晉冀晉見
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
未有如公之甚者　家氏鉉翁曰野井之唁虛禮也
鄆之取成之圍鄆陵之會虛惠也公猶弗悟及使宰
獻請安于是悟其卑已至高張稱主君以致命公始
去而之晉其去已後矣諸侯無為魯討賊者桓文之
轍跡掃地無餘矣　汪氏克寛曰竊疑意如剛忍兇
悖必無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
潰而左氏云每歲歸馬于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
亦鄭莊射王中肩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之類耳加
刃于人而以手撫之此
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集說范氏甯曰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魯公之出非我罪　高氏閌曰叔詔欲納公而卒

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

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
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
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
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
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
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
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
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
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
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
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
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
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剥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
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

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熈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颼杜注古國也漢地里志南陽郡湖陽縣故廖國也師古曰廖音力救反左氏傳作颼其音同耳湖陽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南

鬷川杜注鬷水上夷皆董姓　魯縣杜注今魯陽也今河南汝寧府魯山縣西北有魯陽故城　窮桑杜注地在魯北即少皥之虚也

冬十月鄆潰

公羊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為郛之君存焉爾

穀梁　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胡傳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于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于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于呂擭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交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

後世戒

集說　杜氏預曰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　范氏甯曰公既出奔不能改德修行居鄆小邑復使潰散德之不建如此之甚　孔氏穎達曰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道之使然　孫氏復曰季孫專魯民不附公故鄆潰　高氏閌曰

昭公居于國而國人逐之出居于鄆而鄆潰見魯民皆叛但知畏季氏也　家氏鉉翁曰論者多咎公之失民此季氏凶威所脅非民之罪亦不可盡責魯君

汪氏克寛曰或謂意如間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夫苟昭公之德澤足以固結其民而民心不忘昭公則雖誘之使叛其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忍叛去也燕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破齊與楚淖齒共殺齊湣王分其地未期年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袒右攻賊以季氏之彊孰與六國而魯人之思昭公不若齊人之思念其君何也豈非昭公失民既久而若是耶然則鄆民之見誘于季氏實以耳濡目染之有素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附錄左傳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濵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

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汝濱杜注晉所取陸渾地陸渾今嵩縣汝水在縣南

己丑　敬王八年　三十年　晉頃十四年齊景三十六年衛靈二十三年蔡昭七年鄭獻二年曹聲三年陳惠十八年杞悼六年宋景五年秦哀二十五年楚昭四年吳闔廬三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胡傳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内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盖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于其父武后安得絶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后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集説范氏甯曰中國猶國中也　陸氏淳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不得書居故每歲首皆書所在　劉氏敞曰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為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為于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向曰居今曰在向也魯而今也晋一

民莫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人故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為猶吾君也　王氏葆曰天子所在稱居王者以天下為家示無外也故襄王奔鄭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其國稱居寄他國稱在示有尊也故昭公于鄆稱居于乾侯稱在　薛氏季宣曰鄆潰而遂不反故書公在乾侯鄆之書居乾侯書在内外之别也

臣　家氏鉉翁曰書公在乾侯君在他國之境也為人臣者當人主播遷常如慼顔咫尺然後無愧人臣之常分　李氏廉曰經書公在楚一公在乾侯三皆于正月以存公也　汪氏克寛曰杜氏云釋不朝正于廟夫魯之諸君不朝正者多矣惟襄公之留于楚昭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蓋襄公為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為意如所逐越在他竟故特志所在以繫臣民之望也或謂春秋不與季氏以頒朔夫昭公自二十五年奔竄在外不朝正頒朔于今五年意如攝祭專國之罪不書而自見矣何獨至是始書哉

嚴氏啟隆曰歲首三書公在乾侯左氏何據而曰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又曰言不能外内也又曰言不能用其人也夫君臣無獄父子無獄非君父之無過也父子君臣非曲直之地也蔡世子般弒其君固父非無過也而春秋不以責其父齊崔杼弒其君光君非無過也而春秋不以責其君昭之過不若固與光之甚也聖人豈以不責之固與光者而反責之昭哉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頃音傾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

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厎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集說　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　汪氏克寬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公亦淹恤在外不能備其禮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作禹

左傳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

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濵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養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沈丘縣東有養城是其地也　胡田杜注故胡子之地

集説　啖氏助曰徐子名者初已服吴吴子唁而送之非能自奔也　劉氏絢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温君奔皆不名者彊暴加于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絶也訴于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國可復豈可遽絶之哉章羽既已服吴而後奔　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絶也　陳氏傅良曰奔非其罪莫甚于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其名徐子臣吴而後奔也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奔猶弗臣之之辭也不言歸若奔死之之辭也是故奔者不必名以歸而後名之徐子不名則疑于譚子弦子温子矣　趙氏鵬飛曰國滅而不書其君者死社稷也書君奔而不名者不得已見逼而奔也故國滅而君奔者三皆不名而徐子章羽獨名之傳者以為先服而後奔其或然歟既服而懼其不赦因遂奔楚既服而奔辱社稷也故特名之不然聖人不妄加人以名也　家氏鉉翁曰闔廬既弒君怨徐納亡公

子而滅之書滅徐貶也章羽以名書為其不能死社稷而偷生耳　黄氏正憲曰案徐在江淮閒實為勾吳通中國適荆楚之路四年楚虔恐吳爭伯因執徐子以斷其道則徐久服于楚而吳深憾之矣今楚勢既衰吳欲伐楚故先滅徐徐子懼死逃命奔楚

附錄左傳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庚寅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年衛靈二十四年蔡昭八年鄭獻三年

曹聲四年陳惠十九年杞悼七年宋景六年秦哀二十六年楚昭五年吳闔廬四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集説　王氏錫爵曰左氏曰言不能外內也蓋不知春秋存君之義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力狄反公穀作櫟後同　適歷杜注晉地

左傳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

若得從君而歸則固
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胡傳 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于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為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集說 陳氏傅良曰季氏出其君而納邾快黑肱卒大夫會葬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君在外雖卿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書故文公在晉敖會垂隴襄公在晉宿會邢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意如

會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甍于乾侯皆罪晉之辭也　呂氏大圭曰昭公在外託于齊晉而皆不果納未嘗不歎世道之薄而亂賊之無所懼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易見也昭公奔愬二國其情亦可矜也苟有人心者孰不憤意如而感昭公而況齊晉乎齊大國也鄟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以梁丘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尤易為力而所以不克納者以士鞅之取貨也自其為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其為義者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姑為之名而卒之無功歟抑不但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

而士鞅使人私于意如則其互為脣齒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猶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　黄氏仲炎曰晉侯將納公而先使荀躒會季孫是以納君之事取必于季孫也其可哉齊侯之始謀納公也據取貨以沮之齊宋衛之再謀納公也鞅取貨以沮之今荀躒與季孫為會得無出于此哉是以晉侯雖有納公之志而卒于無成徒以空言慰唁之而已蓋蔽于荀躒而莫之察也自古君德不明為臣下所蔽欺者豈能濟天下之事哉　汪氏克寛曰意如之練冠麻衣跣行卑辭伏罪皆外飾詐偽以欺晉晉定既惑于范鞅之巧言而知躒又導之叛逆而不恤魯君有汲汲求哀之請不亦甚乎千載而下說春秋者如何休杜預猶謂意如負捶謝過以示憂感則其姦譎之志不唯可以欺當年而且可以欺後世也　季氏本曰晉定公初立有嗣伯之志觀成周之城召陵之會可見矣故納公之意

不可謂無也使非士鞅私于季孫則昭公豈至客死哉晉侯墮其計中反使荀躒出會何以為盟主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左傳同盟故書

集說季氏本曰薛自魯桓公以來服屬于宋魯雖與同盟猶以宋屬待之故獻公之先君不赴喪不書卒獻公三家所私厚也故因公出而告喪魯之弔葬亦備其皆三家之私歟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

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穀梁　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集說　陸氏淳曰在晉地故不言來　孫氏復曰季孫意如逐君之賊也晉侯不能討而戮之既使荀躒會意如于適歷又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何所為哉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　劉氏敞曰會于適歷矣則曷為唁公唁公使之入也　孫氏覺曰晉為大國又世為盟主昭公久留于外寓于其國不得入而晉侯怙無納公之意乃使其大夫會其叛臣而空言唁公書曰晉侯使荀躒來唁公所以見晉侯空言無實陰

交其臣而陽唁其君也　呂氏本中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言大國盟主皆不能討亂無助順向正之意也　家氏鉉翁曰晉頃將納公沮于范鞅晉定始立即欲納公沮于荀躒權移于下志不獲伸也

案左氏適歷之會意如願從君而歸此姦邪欺人之言豈本心哉晉使荀躒唁公而勸公以入亦借此以塞責耳及公謂不能見季氏則晉亦不復謀納公矣穀梁以為意如不可必有所據蓋左氏述其言穀梁得其情也今並存之

秋葬薛獻公

附録左傳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

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吴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夷潛六杜注皆楚邑夷在今亳州故潛城六城在今壽州俱屬江南鳳陽府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弓　濫杜注東海昌慮縣今昌慮故城在山東兖州府滕縣東南

左傳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穀梁　來奔內不言叛也

集說　杜氏預曰黑肱邾大夫不書邾史闕文　孔氏穎達曰公羊穀梁亦以濫為邾邑而傳解其無邾之意言邾人以濫封此黑肱使為別國故不繫于邾以非天子所封故無子男爵號其言不可通于左氏左氏無傳明是闕文二傳見其文闕而妄為説耳陸氏淳曰左氏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

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趙氏曰據例兩下相殺若非大夫即書盜殺者于例既不合書名而被殺者合書事須如此耳左氏若以齊豹是大夫但為求名故書為盜以不與其名者則諸相殺而書其名者皆是與其名乎又據左氏說齊豹乃是怒縶而殺之何得妄有求名之義乎且推之情理凡殺人者皆謂懷怨不勝其怒乃為亂耳又云三叛人欲蓋而名彰言其賤必不書其名夫子矯其心而書爾若如此則三人豫知夫子修春秋賤者不書其名乎為是將地賂魯而屬夫子令不書乎何言欲蓋也皆妄為曲說殊可怪也　孫氏復曰黑肱以濫來奔濫邑也案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邾莒言國此不言國者脫之也　劉氏敞曰公羊云通濫也非也以叔術為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通叛君之黑弓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　許氏翰曰

郳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李氏廉曰此條大例本只與庶其牟夷書法同左氏得之但左氏于齊豹書盜之說先儒多不取已見衛縶下注獨黑肱不繫郳杜氏謂闕文亦是公羊通濫之事出于傳聞不可信劉敞極非之是矣然穀梁亦曰別乎郳也注曰郳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陳氏亦曰不繫之郳濫嘗自別于郳也二家又本公羊葢未可據　汪氏克寬曰二傳皆云郳黑肱而公穀經文不繫郳者闕文耳有習于公穀而不得其義者或以為通濫為國或以為別乎郳皆妄說也齊楚大國且未嘗分其地以封子弟況蕞爾之郳乎苟別于郳而自為國又何為挾地以歸他國乎惟左氏所引經文則曰郳黑肱故啖趙纂例從之亦加郳字今左傳所附之經則杜預別以經文攙入而亦闕郳字如襄十七年齊高厚圍防左傳經文獨闕齊字不可以為非齊之高厚也或者又謂濫乃天子之地而黑肱乃天子

之命吏此尤穿鑿之臆説夫王吏守土則得自專其地矣何為奔于諸侯耶豈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天子守土之吏僅一見也二傳又何以皆稱濫為邾地耶湛氏若水曰書黑肱以濫來奔則黑肱叛君之賊季氏納叛之罪皆可見矣故曰直書其事而其得失自見

案叔術以弟妻嫂亂人倫也天子誅顔而叔術為顔報讎犯王命也其得罪于春秋大矣公羊乃以為賢不亦謬乎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

火勝金故弗克

辛卯 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晉定二年齊景三十八年衛靈二十五年蔡昭九年鄭獻四年曹聲五年陳惠二十年杞悼八年宋景七年秦哀二十七年楚昭六年吳闔廬五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集說 杜氏預曰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 孔氏穎達曰公羊傳曰闞者何邾婁之邑也 案傳定元年將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則闞是魯公葬地非是邾邑公羊不可通于左氏也 劉氏敞曰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傳曰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非也公以三十年始居乾侯春秋歲歲書之傳亦歲歲為說說之盡異此明不知春秋本意也設公今歲未死明年正月亦書之耳復

欲以何事為解乎　杜氏諤曰志公在外而得邑于季氏雖復得之如取諸外也　薛氏季宣曰公居乾侯而大夫出會城成周晉侯之令固行于魯也公之不入晉之罪也　趙氏鵬飛曰三年之間歲首皆書公在乾侯存公所以誅季氏之義也而左氏各為之説鑿矣謂左氏專信國史而不附會殆不然也　家氏鉉翁曰闞者魯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屢書特書致討于季氏也　吳氏澂曰昭公為魯國之君四封之内皆其土地今公為季氏所逐而書取鄆取闞以見季氏據國公無尺土矣雖得魯邑猶取之于外云爾　李氏廉曰謝氏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闞者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書取闞者著其微弱也

夏吳伐越

左傳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集說高氏閌曰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始用師于越而國自是亡矣 家氏鉉翁曰吳方抗楚越議其後自是吳楚越不相為下而齊晉二大國之患在彊臣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

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啟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穀梁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胡傳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集說陸氏淳曰公為旅人何忌不能從季氏逐君何忌不能去罪大矣雖受晉命而城成周亦無補于過也此實覩文知罪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　孫氏復曰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諸侯言之則曰京師　呂氏本中曰周室雖衰諸侯猶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者也　張氏洽曰此敬王徙都成周自王城而遷故因諸大夫之城而書成周以紀實也　家氏鉉翁曰此諸侯之大夫奉王命而城成

周伯政之僅克舉者也　吳氏澂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于成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尚多故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圮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之後始徹諸侯之戍

鄭氏王曰敬王避子朝之黨居于成周今城之遂定都焉使成周為京師則不假再城矣　李氏廉曰晉自城虎牢以來有城杞城成周書法雖若無異然城杞之下書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則私親之意已著今書城成周于天王入成周之下則雖非盛時之美事終是情出于公亦衰世之幸也胡氏但傷成周之等于列國而未嘗譏列國之城成周蓋與公朝于王所意同得之矣若薛氏陳氏重貶諸大夫則已甚之責也惟謝氏曰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書城成周

善之也可從　湛氏若水曰書諸侯大夫會城成周著尊王之心猶未忘也故春秋書以與之　季氏本曰敬王以正得國能自樹立侯邦咸集見王澤未竭而晉定猶能率諸侯也　黄氏正憲曰成周之城非為城杞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而大之如狄泉本在城外今則遠入城内矣若為杞而城則完舊而已何待勞諸侯之大夫耶　高氏攀龍曰敬王既入成周即于此定都不復返王城以劉單羣族在焉遠惡黨也成周既城後遂謂之京師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十二月公疾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于

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胡傳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蔡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于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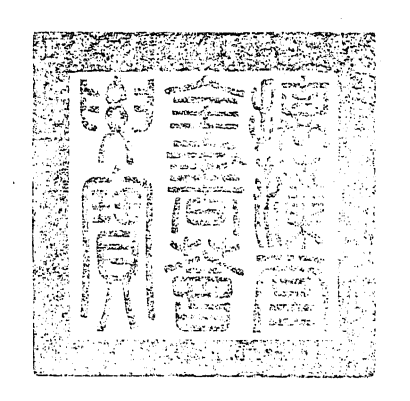
集說杜氏預曰十五日　劉氏本曰昭公八年于外齊晉不能討意如而納之者豈非諸侯之政柄各授于大夫黨同伐異皆為季氏之所為其君畏偪而不敢斁然意如攝祭而不敢篡亦由周公忠義之澤流入人心猶未忘耳　家氏鉉翁曰昭公習于周旋揖讓之儀當時有以為知禮者而在喪不感娶同姓不以為嫌浮文雖勝于禮何有哉乃若忿季氏之專欲一創治之固人君當為之分以是為過則不然

也春秋始終書法于昭公之討季氏尚有取焉胡氏謂書圍成取鄆為絶昭公于魯吾不知其説　李氏廉曰昭公在位二十五年居鄆四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感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立國立身之本皆無矣季氏之禍雖積習于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正納牟夷而不能卻大雩大雨雹天戒屢見而不知警舍中軍蒐于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于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蓋聲勢相倚迭為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史墨之言其論魯事則善矣毋乃速三晉為諸侯之勢乎　汪氏克寛曰鄭祭仲逐昭公而昭公奔衛則立突衛公子洩公子職逐惠公而惠公奔齊則立公子黔牟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而獻公奔齊則立公孫剽意如逐昭公魯國八年無君意如非惟不敢如

田和三晉之簒立亦不敢別立君者良以魯秉周禮理義之在人者深是以猶懼公議之或見討而未敢肆無忌憚也然史墨之言謂魯民忘君而君臣無常位專于責昭公而畧無一語責意如與師曠之所以論衛獻者無異此可以儆乎人君而非所以告為臣者也率天下之疆臣而為簒奪之謀者未必非此言啓之且慎器與名此可以責魯之先君而非所以責昭公也或曰桓公薨于齊昭公薨于乾侯皆沒于外或弑或非弑何以辨歟經書公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弑可知書公在乾侯薨于乾侯喪至自乾侯葬我君昭公則非意如弑公可見矣內弑君則不書葬矣　金氏賢曰昭公在位三十有二年父沒而有嘉容母沒而無憂色三易其衰敝惡如舊年已十九猶有童心君子固已知其不終矣乘亂以取人之邑仁已遠矣納叛以受人之地義安在哉喪少姜而取辱于已謝莒愬而受辱

于人舍中軍三家盡取其民蒐于紅三家大耀其武
彊臣自恣君若贅旒嗚呼君不顧親國不忌君其能
保乎舍子家之忠良聽羣小之邪僻不思衆合難敵
舍民何逞不忍小忿遂失大機以致孫于齊次于陽
州唁于野井居于鄆淹恤在外
八年之久薨于乾侯良可哀哉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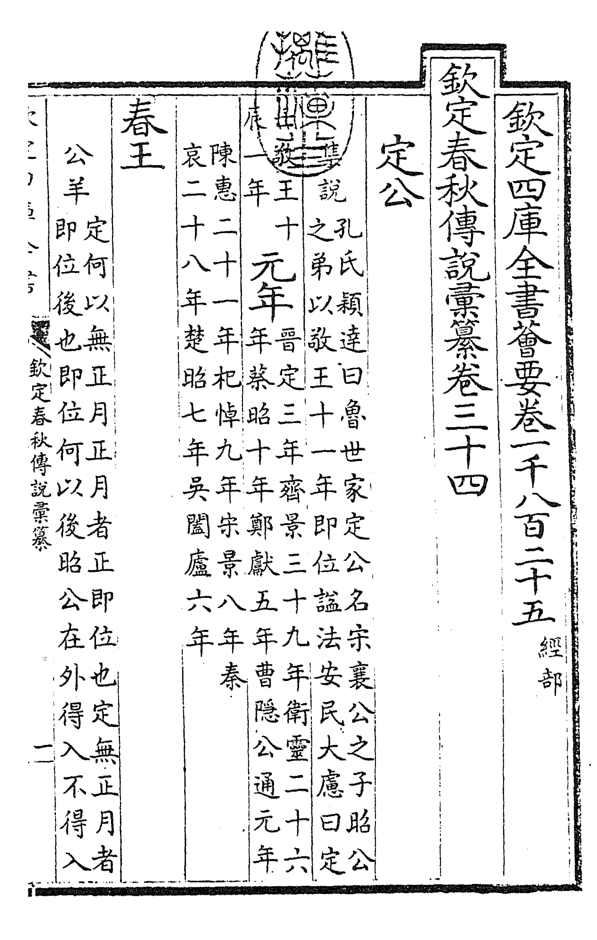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監生臣何　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三十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百二十五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十四

定公

孔氏穎達曰魯世家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敬王十一年　元年晉定三年齊景三十九年衛靈二十六年蔡昭十年鄭獻五年曹隱公通元年陳惠二十一年杞悼九年宋景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廬六年

春王

公羊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

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穀梁 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胡傳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大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于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爾

集說 孔氏穎達曰釋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以元年為此年也然則正月之時未有公矣公未即位元必不改而于春夏

即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於時春夏當名此年為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　陳氏岳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唯定公即位第書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　孫氏復曰不書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也是時季氏專國昭公薨于乾侯及歲之交定又未立故略不書焉所以黜彊臣而存公室也　劉氏敞曰定非正始奈何昭公薨于乾侯季氏逆其喪至於壞隤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杜氏諤曰定公元年之正月政無所繫故不書正月然必書王者春秋樹王法不可不書王以端本也且王者所以正天下天下不可無王故不可以不存也

正者所以繫一國令國之政無所稟故不復出正月之文以見魯國無正而不與季氏之專也　程氏迥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薛氏季宣曰元年書正以正其始昭公已卒定公未克踐阼是昭公之末世未得為定公之始年也　張氏洽曰昭公自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聽命彊臣不書正月見一國之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　趙氏鵬飛曰羣公之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謹始也歳之終天子頒來歳之正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行之所以尊王室而大一統也王室既微正朔之頒與否固不可知而天下諸侯實用周正無改也春秋不從其不頒而廢一統之義故於元年必書王正月焉此春秋所以行天子之權歟然十二公之中惟定元年不書正月蓋昭公死于乾侯定公未立政在季氏魯實無君何以成正朔哉故不書正者聖人不與季氏得承正朔也　家氏鉉翁曰子惡之弒宣公之

立襄仲立之也春秋猶書正月今昭薨定立季氏立之而不書正月者正月者天王以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而頒之國中者也惡弑宣篡是雖爲篡而魯猶有君今昭公之喪未返公子宋未立魯無君也魯無君而季氏自以爲君頒朔于廟如常禮春秋黜之故書王不書正書王明王法以治季氏也不書正月正朔非季氏所得而頒也前此公雖在外而歲首必書公在存公也存公是故頒朔今公已卒于外嗣子爲賊臣所廢魯國無君是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正王朔在廟非賊臣所得頒也　李氏廉曰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始可知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即位皆在正月則定即位在六月故也又曰定哀多微辭公羊之言是也然何氏指定定公無正新作雉門喪失國寶黄池之會獲麟五事以當之則非本旨矣　汪氏克寬曰秦以前皆踰年即位漢惠

以後即位於先君即世之年然猶踰年改元自漢帝禪即位改元於昭烈崩之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君之改元以為君臣父子之教所關甚大皆取法於春秋踰年改元之意此年雖定公未即位而追書元年春者以昭公已薨則是年實嗣君之年不可不書元年春亦猶晉建武元年愍帝既廢元帝始於三月即晉王位而綱目追書建武元年春正月也　邵氏寶曰定無正而有春王春王三月也事在三月故以三月書　趙氏恒曰元年正月即位即位者有國之始正月所以正即位也即位則有書有不書元年之正月無不書者二年以後正月則有不書矣魯於是曠年無君史雖追書即位後所改之年以繫前半年之月日而正月未即位實與他公不同故比於常年而以王三月繫執仲幾之事而不書正月也　余氏光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書春王三月屢矣非獨定

也不書正月無事也二月無事亦不書三月晉人執仲幾書以誌晉之無王非爲魯無君也

案元年不書正月杜氏預以爲公即位在六月故也先儒多從之謂不與季氏以頒朔甚合情事公羊以爲正即位穀梁以爲無正始二說皆可相通蓋因其無正而正之也郜氏寶趙氏恒余氏光皆謂正月二月無事故書三月亦是一說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大夫專執於是始

左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寗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

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

大陸杜注禹貢大陸在鉅鹿縣北嫌絶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案吳澤陂在今懷慶府修武縣北一名太白陂即三橋陂也　甯杜注今修武縣近吳澤孔氏穎達曰甯即修武城也案今修武縣治西有修武故城水經注修武故甯也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更名甯曰修武

穀梁　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胡傳　案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於京師則貶辭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案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集說

杜氏預曰晉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　孫氏復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於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以疾之　孫氏覺曰諸國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而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既不請命則歸於王可也諸侯執人而自治之猶以為不可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又不歸於王其無王甚矣其稱人以為雖執得其罪不與其專也　黄氏仲炎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諸侯執人於天子之側也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是大夫執人於天子之側也由諸侯之無王以至于大夫之無王則其變極矣　家氏鉉翁曰不告王不歸司寇用霸討於天王之側無王也是故不以城為王事而略晉大夫之罪　李氏廉曰此條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

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亦不與以伯討穀梁胡氏是矣公羊以爲大夫不得專執則是以于京師爲伯討則非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

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

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胡傳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爲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爲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至于生變則爲不孝矣古人所以貴于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

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於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鑒耳

集說趙氏匡曰即位皆于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　程子曰定公至六月方即位見季氏之制也　高氏閌曰季氏既逐其君君薨又不即以國君喪禮迎之今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宋不擇所處汙於偽誘於利昭公喪至五日而殯遂自即位此非受之先君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既為意如所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　家氏鉉翁曰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今書即位以其簒君之子受位於賊特書即位以正之也定公而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夫然後於義為盡今也受位於賊臣曾不曰先君有嫡子在我不當立偃然自以為已之所當得是與簒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桓宣之例夫豈與之亦以誅之也　汪氏克寛曰定公為逐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幸於禍而忘其讎誅於

利而忘其辱故雖内無所承上不禀命亦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比于文成襄昭哀而無貶者美惡不嫌同詞　季氏本曰務人公衍季氏所忌公喪至壞隤而宋先入意如抑使聽已所爲故不以時定位如昭公禮皆從薄葬太速祔太遲是也豈爲喪紀而君宋於五日之後哉　王氏樵曰昭公薨至是閲七月矣已越葬期而喪始至喪至五日而定公始立蓋意如無君不以禮正先君後君之終始逆之緩立之緩皆不以時其惡著矣　余氏光曰元凱曰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　昭公喪自外歸斂事已畢何待五日而後殯乎不過假此以持宋而樹已援立之恩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

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

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集說 呂氏本中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于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于其臣下者 高氏閌曰昭公薨半載餘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無恩於先君如此 趙氏鵬飛曰八月而葬其故可知 李氏廉曰昭公書葬罪魯不以季氏為逆也

九月大雩

集說 陸氏淳曰公穀言月雩正秋冬大雩皆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雩啖子曰雩者以祈雨也若待毛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蓋傳以日月為例故有此分別又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

陰陽君親帥諸大夫而請焉趙子曰案大雩即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而皆祈焉不必專於上公也　薛氏季宣曰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

立煬宮煬羊讓反

左傳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

公羊　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

穀梁　立者不宜立者也

胡傳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集說　杜氏預曰煬公伯禽之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　張氏洽曰季氏妄禱

而踰祀典以立久祧之宫聖人特書必有譏謂煬公不如林放之歎乎　黄氏仲炎曰立煬宫猶立武宫也　家氏鉉翁曰公薨于外魯之大慼而意如以爲獲神靈之祐爲煬立宫其無忌憚之心何所不爲哉

萬氏孝恭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爲爲大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爲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己於是而立煬宫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爲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爾　汪氏克寛曰季孫行父立武宫已爲非禮矧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毁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而猶欲諂事煬公以徼福吾知煬公之不饗其祭也

附録左傳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集説　杜氏預曰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范氏甯曰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舉殺豆則殺草可知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　孔氏穎達曰月令九月霜始降八月未應霜殺菽菽者大豆之苖又是耐霜之穀今以八月隕霜霜能殺菽是非常之災故書之　楊氏士勛曰隕霜二文不同書故范特為一例傳嫌獨殺菽不害餘物故以輕重别之菽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為重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而不死重者不殺居然可知　高氏閌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

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知菽亦不死也　趙氏鵬飛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詩九月肅霜則八月非隕霜之時而隕霜殺菽常寒之證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宜殺而不殺也今十月隕霜殺菽不宜殺而殺也亦由人君之刑賞不中焉天變乃妄發必有其應噫安得皇極之主敘九疇則常寒之證不作矣

案公羊以為記異何氏休謂獨殺菽不殺他物為異其說非也穀梁舉重之說得之

癸巳二年敬王十二年晉定四年齊景四十年衛靈二十七年蔡昭十一年鄭獻六年曹隱二年陳惠二十二年杞悼十年宋景九年秦哀二十九年楚昭八年吳闔廬七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觀工喚反

集說杜氏預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　孔氏穎達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魏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天之所災不可意卜公穀言主災兩觀以門尊先門若災先從門起又將何以爲異丘明無文或是災起雉門而延及兩觀也　趙氏匡曰此自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據實

成文耳公穀乃曰自兩觀始違經妄說殊可怪也
孫氏復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者雉門與兩觀俱災
也雉門兩觀天子之制　劉氏敞曰其言及何災自
雉門始也公羊曰兩觀微也又曰主災者兩觀也皆
非也災有先後據見而書譬猶六鷁退飛也視之則
六察之則鷁審之則退飛何至顛倒先後彊出尊卑
乎尋繹其意所以迷惑者以謂桓宮僖宮災不言及
也彼自火並出燒之莫知次序故直以遠者序上耳
又云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其意以下新作雉門
及兩觀爲比亦非也新作可序上不可序下災可序
下不可序上何足致疑而問之乎　杜氏諤曰魯以
周公之故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之僭禮聖人譏
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其僭久矣若不
災則不可得而錄之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　李
氏廉曰此條公穀惑於僖宮桓宮災不言及之說遂
以爲此兩觀先災春秋不以微及大不以卑及尊故

先言雉門尊之也此說非大概桓宮僖宮二廟分明故不必言及此若不言及則嫌於雉門之兩觀獨災耳文法合如此何疑　余氏光曰雉門象魏之門兩觀在雉門外之兩旁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魯有庫雉路三門雉門有兩觀爲中門僭天子之制而非禮也春秋不直斥而因災表義使議禮制度者考焉

秋楚人伐吳

左傳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桐杜注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今江南安慶府桐城縣北有古桐城即古桐國也與廬江縣接

集說　許氏翰曰自襄三年書楚公子嬰齊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二

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吳楚相攻不可殫録故删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於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至於禍敗失國也　趙氏鵬飛曰報雞父之役而名柏舉之敗

李氏廉曰經書楚伐吳七止此

附録左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胡傳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皐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

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爲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集說劉氏敞曰穀梁云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非也此自記事之體耳雉門先災兩觀後災不得不曰雉門及兩觀災若不言及則似雉門之兩觀災雉門乃無恙也既災之後魯人修舊理當先門門者所出入者觀者門飾也各順其序而書之也　高氏閌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廐不言作言作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警之遇災而不知以爲戒乃更作而新之反加其度焉是魯之僭終無已也特書新作罪在定公也家氏鉉翁曰定公受位於賊臣舉國以聽賊臣之所

爲君不能君者也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諸侯所以臨涖其臣民者一朝化爲煨燼變亦駭矣乃又從而新之有加於其舊是謂天變爲不足畏也　李氏廉曰經書新作南門胡氏曰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故曰創始此以既災而復爲之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謝氏曰延廐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爲之故曰新作其說亦是

甲午　敬王十三年　晉定五年齊景四十一年衛靈二十八年蔡昭十二年鄭獻七年曹隱三年陳惠二十三年杞悼十一年宋景十年秦哀三十年楚昭九年吳闔廬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乃復貫逵云刺綏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已貫雖爲此解於傳無文不可從故杜不言劉炫謂公以六月即位此年便即往朝於事未爲緩也晉人何以辭之若以綏見譴當退謝罪何由此後更無謝處空言罪已經無孫謝自罪之狀復安在乎晉若以綏致辭必當更有譴責何由明年會次復得依常班序乃復之意不可縣知　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皋鼬　家氏鉉翁曰意如死昭於行擁定以篡皆晉大夫爲之羽翼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已也　余氏光曰戴氏曰晉之不仁甚矣昭公屢如晉不得入故有季氏之難定公新立至河而復不得入使定何以自立於魯乎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二月公穀作三月

左傳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集說杜氏預曰再同盟　汪氏克寛曰莊公也在位三十三年子益嗣是爲隱公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附錄左傳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平中杜注晉地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作枝　拔杜注地闕或曰當在兗州府境

左傳　冬盟于郯修邾好也　郯杜注即拔也

集說　許氏翰曰公至河乃復晉之輕魯也仲孫及邾子盟魯之輕邾也當昭公時禫祥之會猶未爾也　胡氏銓曰邾莊公卒未踰年而邾君出盟邾固可罪何忌與之盟又甚焉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何忌不顧邾子之喪而與之盟奪人之親邾子當喪而出盟奪親也　汪氏克寬曰魯以大夫而盟邾君忝君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纔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哀二年取漷沂田州仇何忌竝書二卿及邾子盟句繹既奪其地而二大夫脅勢以盟其君則又甚矣　季氏本曰邾隱公初立以先君時

嘗與何忌同城成周來爲此盟

附錄左傳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乙未　敬王十四年

四年　晉定六年齊景四十二年衛靈二十九年蔡昭十三年鄭獻八年曹隱四年陳

惠二十四年杞悼十二年宋景十一年
秦哀三十一年楚昭十年吳闔廬九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集說 杜氏預曰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楚兵交止此

左傳 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

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胡傳案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爲無道憑陵諸夏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褊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集說杜氏預曰於名陵先行會禮入楚境故書侵王氏沿曰楚爲不道晉率諸侯爲蔡伐楚正也反以不得貨而止故經以無名譏之孫氏復曰蔡人病楚使告于晉故晉合諸侯于此此救蔡伐楚也

其言會于召陵侵楚者諸侯不振不能救蔡伐楚也故使救蔡伐楚之功歸於彊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是也　程子曰楚恃其彊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　許氏翰曰梁丘據說錦幣而昭公不復囊瓦志於佩裘使蔡侯自絕晉士鞅以賂罷扈之盟荀寅求貨沮召陵之謀故正勝于明時而賄流于衰世此晉霸之所以衰而吳所以橫行於上國也　高氏閌曰入春秋來蔡人首附楚至是蔡人不勝楚之陵虐乃告于諸侯而請伐楚晉為盟主大合諸侯十八國之衆天子使大夫臨之可謂盛矣乃不能攘楚而吳以一國之師敗之晉是以失諸侯吳子主黄池之會自此始也　張氏洽曰書十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罪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此微矣　呂氏大圭曰召陵之會晉

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頓胡盖服役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以來不能會諸侯者二十四年矣今而上致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以爲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然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師書曰會于召陵侵楚侵淺事也晉合十七國之君以會于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有爲也晉自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　家氏鉉翁曰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見褒貶者兩召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楚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爲也盖奉辭伐罪仗義必往然後稱其爲伐師雖衆義雖直而逗撓因循無以副衆人之望是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蔡侯以吳師入郢春秋貴之昭侯乃隱大子之子明於復讎之義故爲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學者知柏舉之爲褒則知召陵

之爲貶也　李氏廉曰此條陳氏說亦佳然直以爲爲子朝則夫子當有美辭又明年王人殺子朝于楚不可謂之無功不應書侵故胡氏止從左氏程子而上以能請命爲幸下以不能討楚爲譏　王氏樵曰案是時晉楚之德相似也其大夫用事而貪于賄又相似也諸侯兩貳而楚侈無厭縣視與國至以一裘一馬拘唐蔡之君三年而後遣蔡昭侯乃隱大子之子也於是赫然奮其雠恥之志指漢而誓沈玉而濟如晉請師以伐楚晉爲之請命於天子天子爲之特使其老以臨之大合十有八國之君蔡陳鄭許頓胡素屬於楚齊桓晉文之所不能一時悉致而今皆在於會可謂盛矣若能奉辭伐罪仗義必往於以服楚而諸侯之散者復合豈不多于齊桓召陵之功哉而奈之何晉大夫皆隸材也求貨弗得遂辭蔡人潛掠楚境而還是以伐號召而以侵終之故春秋從其實而書之其亦不待貶絶而罪惡見矣　余氏光曰楚

昭昏庸四隣不親諸侯叛之于内吳議之于外故晉定一揮而諸侯雲合然晉政已移于六卿晉定直一偶人六卿懼公勝楚而歸功冠五伯而權不及已故乞賂以離蔡假旌以賤鄭用散諸侯之師以隳其君之功而固其私至以十八國之師徒侵楚而已盖制于六卿而不能進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姓公作歸姓音生後同

左傳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胡傳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爲敵所執不死於位皆不仁矣所惡于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

視楚猶沈視蔡也貽公拘于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彊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

集說　孫氏復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沈與楚故也以沈子嘉歸殺之公孫姓之罪不容誅也　薛氏季宣曰侵楚無功而僅能加誅於沈也　項氏安世曰齊桓先侵蔡而後伐楚故小者懷大者畏今此先侵楚而後滅沈故大者不服而小者不懷　家氏鉉翁曰春秋書滅沈于會召陵之後盟皐鼬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合諸侯辭曰伐楚不能損楚之毫毛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之伐之猶可而蔡爲不道乘其未及設守襲而滅之慘矣哉故書滅書殺以正其罪　汪氏克寛曰沈子嘉微弱近楚其不會晉勢

使之然非其罪也特貶其不能死位耳故書殺以著蔡昭之罪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鼬由又反皋鼬公作浩油皋鼬杜注繁昌縣東南有城皋亭案水經注潁水逕臨潁縣又東南逕澤城北即古城皋亭今在河南開封府臨潁縣界

左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
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
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
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
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而封於少皥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
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
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
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
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
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
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
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
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
蔡啓商惎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

七乘徒七十八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黄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封父杜注古諸侯也漢置封丘縣今屬河南開封府縣治安西坊西北有封父亭

少皞之虛杜注

曲阜也在魯城内帝王世紀云少皡邑於窮桑以登帝位徙於曲阜今曲阜故城有少皡陵　有闕之土杜注衛所受朝宿之邑蓋近京畿　殷虛杜注朝歌也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北五里有殷墟橋是其地　密須杜注國名　夏虛杜注大夏今太原晉陽也

穀梁　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

胡傳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内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皋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

集說　何氏休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荅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

杜氏預曰名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　劉氏敞曰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奈何欲治楚而後不能也晉於是與諸侯十有八國之衆會于名陵以侵楚天子使大夫臨之盛矣晉荀寅求貨于蔡蔡人弗與既而辭諸侯會于皐鼬亦無事焉晉失諸侯吳入郢自皐鼬之盟始也

程子曰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趙氏鵬飛曰此侵楚諸侯也前目後凡爾前目後凡未有書公及者而此書公及變文以見義也昭公庸懦權出季氏公未嘗得一會諸侯皆大夫專之矣惟平丘之會公得親之而季孫意如伉公而公不得與盟終昭公之世惟公既逐居於鄆得一與齊侯盟于鄟陵季氏不知也其間黄父成周之會皆大夫在焉公不得與今定于是立四年季氏固存而皐鼬之盟意如不敢抗而公得與諸侯之盟聖人蓋喜公之能自振立而獲執牛耳也故於

此特書公及諸侯盟于皋鼬所以幸魯侯之復得及盟也其旨明矣　家氏鉉翁曰劉子不下與於諸侯之盟得王人與會之體　李氏廉曰王官與會不與盟之說詳首止下雖杜氏范氏皆以爲諸侯總言劉子亦與然考之于經未見此例公及之說胡氏主程子蓋亦從公羊注意發之　汪氏克寬曰首止葵丘之盟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則會盟同地而書諸侯柯陵雞澤平丘之盟尹子單子劉子與盟則不書諸侯此言諸侯則劉文公不盟可知矣薄之盟公不與會盂而與于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薄宋之盟公不與圍宋而與于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宋扈之盟公後至則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此年公與于召陵之會又與于皋鼬之盟則非後至也會與盟公皆與焉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曰諸侯盟于皋鼬如祝柯重丘會盟殊地之例而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定公汲汲於後會求爲此盟也蜀之盟春秋不與楚主盟

故書公及此書公及亦以著晉之不復能主盟也王氏樵曰桒齊桓名陵之師伐楚不戰而楚服故書伐書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以美之今召陵之師名曰伐楚實不能伐而空還楚人亦不遣一介行李問師來之故故書侵書諸侯自盟于臯鼬以陋之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

集說高氏閌曰不言卒於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汪氏克寛曰世子乞嗣是爲隱公七月其弟過弑隱公自立是爲僖公　季氏本曰臯鼬之諸侯即會召陵者也故以會卒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集說王氏葆曰許四遷皆受楚令經悉以自遷爲文蓋違害就利而願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圉而遷徙無常亦何益乎聖人詳書以爲後鑑

秋七月公至自會

集說許氏翰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　高氏閌曰晉以伐楚名諸侯而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

劉卷卒卷音權

集說杜氏預曰卽劉蚠也劉子奉命出盟名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　孔氏穎達曰昭二十三年傳曰單子立劉蚠卽此是也王朝公卿卒不赴魯魯不會葬文三年書王子虎卒傳曰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彼爲同盟于翟泉故也此亦書卒明爲同盟故也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必非劉邑之臣來

赴知是天子爲告也天子告臣略言名封而已不言劉子故書不具爵　趙氏匡曰畿内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　劉氏敞曰劉卷者何劉子也内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以其嘗會諸侯天子爲之赴也何以不言爵畿内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然則其名何卒從主人又曰王者之制内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所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豈苟而言之哉　高氏閌曰名陵會罷而卒則知皋鼬之盟以疾不與也　陳氏傅良曰王卿士不卒有關于天下之故則卒之于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于敬王之難有劉子焉　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于周是故特卒之也　家氏鉉翁曰劉子擁立二君卒安宗社二百四十年周家大臣未有其比故特書其卒葬

李氏廉曰胡氏無傳義同尹氏子虎而陳氏之説亦

得春秋意外之旨不可不取也　汪氏克寬曰諸儒之說謂劉子定内難復辟于周有大功于王室故特書卒葬然單旗不書卒而尹氏書卒亦書卒故知其從赴告爾專權亦書卒故知其從赴告爾

余名陵之盟劉子與焉故其卒也來赴于魯而魯史書之耳公羊以為我主之穀梁以為為諸侯主皆不可從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傳秋楚為沈故圍蔡

集說趙氏鵬飛曰諸侯侵楚不足以救蔡而適為蔡招楚令蔡受圍而晉不救安事夫盟主哉故冬

蔡求於吳以敗楚
知晉之不足與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公作圄

集說 許氏翰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於彊暴而行於寡弱也 趙氏鵬飛曰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也故定公出而六卿忌其有功辭蔡卑鄭而藉其成效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顯其績

葬劉文公

集說 趙氏匡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 高氏閌曰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之也 李氏廉曰天子三公稱公曾爲三公而有土爲畿內諸

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爲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其說無据不可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　吳始書子書戰　柏舉杜注楚地名勝志云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縣東南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合柏山舉水而得之其說未知何據案傳文子常濟漢自小別至于大別又三戰而陳於柏舉是在漢之東北矣其地應在麻城境也

左傳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

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大隧直轅冥阨通鑑地理通釋曰義陽三關左傳大隧即黃峴直轅冥阨乃武陽平靖也黃峴今名九里關在信陽軍南百里武陽在今大寨嶺信陽軍東南九十里平靖今名行者陂信陽軍南七十五里案魏置義陽郡義陽有三關之塞義陽在宋爲信陽軍今信陽州是也屬河南汝寧府

小別山名今在湖廣漢陽府漢川縣北一名甑山大別山名今在湖廣漢陽府漢陽縣東北一名魯山

胡傳荆楚暴横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逹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晉主夏盟諸侯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彊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於吳如此其易故名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

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之實也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集說杜氏預曰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吳爲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　孫氏復曰以者乞師而用之也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救蔡伐楚吳能救之伐之此吳晉之事彊弱之勢較然可見也故自是諸侯小大皆宗於吳　黃氏仲炎曰其曰蔡侯以吳子者蓋謀出於蔡侯而吳爲之用也　家氏鉉翁曰自楚昭繼世舉國事付之囊瓦黷貨無厭殺人不忌以至內外離叛莫有鬬心由是有入郢之禍國破君逃瓦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奉頭鼠竄以爲偷生之計罪不

可勝誅矣春秋繼柏舉之敗書瓦出奔誅大臣之敗國而以身免也　李氏廉曰此條戰書楚人敗書師奔書名與城濮戰書人敗書師殺其大夫書名同一書法蓋子玉子常之罪固同而楚之輕于任人以致敗師亡衆前後一轍矣　汪氏克寛曰春秋書以師者三桓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此年蔡以吳子戰楚　王氏樵曰案楚馮陵諸夏陳蔡尤被其毒蓋嘗滅而夷之為縣其於蔡也誘般而殺之用隱太子于岡山逐朝吳出侯朱東國客死至吳又以囊瓦求美裘弗與拘于南郢數年而後歸之讎恥極矣故蔡侯吳發憤請師于晉晉不足與請師于吳吳子為之興師大敗楚兵于柏舉囊瓦奔鄭于是蔡人累世之讎憾少伸矣春秋書蔡侯以吳子所以伸蔡也吳子親行君重于師故不得不書以吳子也胡氏乃謂吳進而稱子為善其伐楚解蔡圍成伯討之功失經意矣

案柏舉之戰蔡用吳師敗楚聖人嘉之故書蔡侯以吳子胡傳本公穀謂稱子為進吳非也王氏樵駁之甚明今故删公穀而節存胡傳

庚辰吳入郢

郢公穀作楚

左傳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芉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

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

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彊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清發杜注水名水經注溳水南逕石岩山北亦謂之清水晉鎮南將軍劉弘遣牙將皮初敗張昌于

清水即清發也今湖廣徳安府安陸縣城西八十里有石門山即石岩山溳水經其下　雍澨今湖廣安陸府京山縣西南有三澨水春秋之雍澨其一也　睢杜注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今湖廣安陸府當陽縣北一里有沮水相傳即楚昭王西渉處　雲中杜注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孔疏昭三年王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謂此葢雲夢一澤跨江南北

集說杜氏預曰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略文　孔氏穎達曰入襄十三年傳例也上文戰稱吳子此言吳入楚不稱子猶成二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史略文無義例公羊穀梁以為吳于戰稱子為其憂中國故進而稱爵及其入郢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故貶而稱吳左氏無此義故杜異而顯之　趙氏匡曰案楚君尋反國國不絶祀故不言滅耳穀梁妄為義說不足取也又云吳不稱子不正其

乘人之敗而深爲利則凡諸入者悉是乘人敗何不總利之乎　劉氏敞曰穀梁曰何以不言滅欲存楚也非也楚實未滅當言入而已矣豈春秋固存之哉薛氏季宣曰楚不書楚而書郢郢見楚之大其都猶不能守也　陳氏傅良曰入國不言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　汪氏克寛曰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丙午入曹文十五年晉郤缺伐蔡戊申入蔡皆書國而不書地獨此年不書吳入楚而以楚之國都地名書之恐因昭三十一年吳其入郢之文而誤也左傳于是後十五年楚滅胡亦稱吳之入楚也而不曰入郢當從公穀作入楚於義頗通　王氏樵曰案公羊以前之稱子爲褒後之不稱子爲貶皆非經意吳之爲吳自若也以其師而敗楚者蔡人之憤利其有而入郢者吳人之志春秋前之稱子非進而褒之書蔡侯之以則其文不得不然耳後書吳入郢亦正爲依實而施諸儒泥於一字見褒貶之說故忽而

予吳忽而貶吳而于聖人伸蔡侯傷中國之微意則莫能發也

丙申敬王十五年

五年 晉定七年齊景四十三年衛靈三十年蔡昭十四年鄭獻九年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年宋景十二年秦哀三十二年楚昭十一年吳闔廬十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月公作正月

附錄左傳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

夏歸粟于蔡

左傳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公羊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

集說杜氏預曰蔡爲楚所圍饑乏故魯歸之粟　孔氏穎達曰公羊傳曰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亦然賈逵取彼爲說云不書所會後也杜以傳文唯言周亟矜無資自解魯歸粟之意不言諸侯歸之諸侯或亦歸之要此經所書其意不及諸侯故顯而異之言魯歸之粟　石氏介曰春秋貴義不貴惠小仁施者大仁賊也蔡爲楚所辱而不能救今見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徒畏吳而已無救災之實也小惠不足貴矣　高氏閌曰患難相救有無相賙此諸侯之正春秋之世相攻相滅此道不行矣然當是時諸侯不供職貢于天子至使天王有求于下國則知夫魯歸蔡粟非濟其難而賙其無也蓋以蔡與吳相援而敗楚入郢故魯畏而賂之聖人所以追其意而罪之也　胡氏寧曰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略

而不序何也蔡爲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吳既破楚入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汪氏克寛曰昭二十五年輸王粟不書以諸侯歸粟于王常事也襄三十年會澶淵謀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書曰宋災故以宋災歸財非所當急也此年諸侯歸粟于蔡而不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耳故略言之與城楚丘戍陳同義或以爲諸侯歸粟合先王之制而春秋書歸以美之過矣苟以書歸皆爲美辭則歸含且賵亦可以爲美乎

案公穀以爲諸侯歸粟杜預注左氏以爲魯歸粟二說不同孔氏穎達曰諸侯或亦歸之未嘗謂公穀之必無所據也蓋晉以伯令行于同盟而魯與諸侯皆奉命焉經書魯事而諸侯亦在其内也三傳故可竝

存

於越入吳

左傳　越入吳吳在楚也

集說　杜氏預曰於發聲也　孔氏頴達曰公羊傳云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其意言越與於越立文不同事有襃貶左氏無此義越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越與於越史異辭無義例　陳氏傅良曰向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　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常壽過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　李氏廉曰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考之經文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也故止書越劉說爲合　汪氏克寛曰汲冡周書王會篇有東越　於越或當時之所稱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東野杜注季氏邑蓋東野及房皆近費之地

胡傳内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于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彊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

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集說 劉氏敞曰意如逐君死何以卒之或曰定之大夫也或曰不嫌也有待貶絕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故雖逆取而順守之猶賢乎已今一不然茍于利而忘其辱幸于禍而忘其讎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 杜氏諤曰於桓公之年書公子翬所以貶桓公也於宣公之年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於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 家氏鉉翁曰翬之死不書遂之死去族意如卒之以常禮何哉曰志定公不能爲君兄討賊而遇意如加厚也桓宣預聞乎弑故不以討賊責之定公雖不預聞乎逐君而懷賊臣之私遇所以飾其終者厚於他人故卒意如以大夫之常不貶

之賍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集說 季氏本曰季平子叔孫成子卒桓子武叔皆稚弱國命爲陽虎所執矣

附錄左傳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闉輿罷闉輿罷

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
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
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
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楚子入於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
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
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
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
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
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
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
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
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芉季芉
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於
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

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稷杜注楚地當在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境　沂杜注楚地　軍祥杜注楚地當在湖廣隨州西南

堂谿楚地水經注瀙水出汝南吳房縣吳房西北有堂谿城即此也吳房本房子國楚封夫槩於此故曰吳房今汝寧府遂平縣西吳房故城北有堂谿城

麋杜注地名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東有麋城

公壻之谿杜注楚地名　成臼杜注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今湖廣漢陽府漢川縣有臼水亦名臼子河西南與漢水合

脾洩杜注楚地近郢都當在今荆州府境

左傳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集說許氏翰曰晉以土地之故縱兵横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趙氏鵬飛曰士鞅前日伐鮮虞今復圍之鞅欲立功也鮮虞何罪哉

丁酉敬王十六年晉定八年齊景四十四年衛靈三十一年蔡昭十五年鄭獻十年曹靖二年陳懷二年杞僖二年宋景十三年秦哀三十三年楚昭十二年吳闔廬十一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遫

後同

左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集說高氏閌曰許恃楚以固其國至於四遷鄭游速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楚雖不能保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　張氏洽曰許自隱十一年齊魯鄭之入大抵困於與鄭爲鄰至成十五年畏鄭而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析定四年又自析遷容城以依楚不三年楚困于吳鄭遂滅之然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大岳之後其亡一見害於鄭其存一恃于楚不過百年韓遂滅鄭亦有由矣　趙氏鵬飛曰鄭虐于許久矣許依楚而抗鄭凡四遷而附之今吳入郢楚幾爲墟許復何恃哉此其所以卒爲鄭滅也治內以自彊者內固則四鄰懼之倚勢以爲重者勢去則四鄰疾之許不能自治其國以結好於鄰邦乃倚屢遷以疾讎於鄭楚敗勢隳讎方得志一舉而滅抑自取爾然鄭蕞爾小邦自保未固而利於滅人其爲惡固不誅而暴矣許男書名不死社稷也　家氏鉉翁曰鄭人朶頤於許幾二百年矣自鄭

莊懼王誅之加入而不敢有將以有待也未幾鄭有內亂許叔復其宗社今列國無盟主鄭人肆其不道滅同盟之國剪大岳之後鄭之罪大矣　季氏廉曰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許以大岳之裔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內楚其亡固宜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則世變亦可感也夫

二月公侵鄭

左傳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

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集說　孫氏復曰内有彊臣之讎外結怨於鄰　高氏閌曰召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保囊瓦滅許故晉命公興師而討之是時季孫斯初嗣卿位陪臣陽虎執國命又廹于晉令進退皆不由公也　李氏廉曰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微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故託公以出師耳當是時晉伯已失諸侯皆離惟魯未叛故侵鄭侵衛之師雖出晉令而陽虎之徒釁於勇嗇於禍以逞其欲春秋皆書侵以志其無名行師而輔伯之非其道也此與成六年二侵宋同一書法不然奉伯令而討伐周之國何不書

伐哉　汪氏克寬曰定公親帥師以討鄭之黨亂人固有獎王室之義然不能聲罪致討僅爲潛師以掠境故不書伐而書侵觀季孫獻俘于晉則實迫于霸令而非有獎王之實矣況是時陪臣執國命兵權亦不屬公也

公至自侵鄭

集說　高氏閌曰公内有彊臣不能討乃爲晉討鄭内外結怨危之道也　張氏洽曰陽虎專政欲徼釁於鄰國使衛侯不聽公叔發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季氏本曰陽虎實主此謀魯兵掌于諸卿而陪臣以三桓專兵爲口實欲竊兵權自是恒以公將矣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彊為之請以取入焉

集說劉氏敞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已三世矣事不成故盜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三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進云則進止云則止猶僕隸也而莫之戒者方復為之脅請於伯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雖然不介晉權亂亦不得發春秋彰往察來而慎于幾微故因事以宣其指原指以見其變于惡之卒陽虎之盜皆簒君亡國之禍也苟甚之必錄之錄之故必自其禍之所起矣　高氏閌曰一卿將命可無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

見二卿爲陽虎所制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爾　李氏廉曰春秋書内卿竝使者唯文公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胡氏於公子遂之事以爲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此獨無所起乎蓋遂得臣之竝使乃仲遂邪謀之所起而斯何忌之竝使亦陽虎專權之所爲讀者不可不察也

附錄左傳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馮杜注周邑東觀漢記曰魏之别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於馮城即此　負黍杜注周邑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今河南府登封縣有負黍聚一名黄城是也　狐人杜注周邑後漢志潁陰縣有狐宗鄉古狐人亭也在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臨潁縣　闕外杜注周邑即伊闕外之邑也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南闕塞山下

集説杜氏預曰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者爲戍周起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説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

難而行也見涵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于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獻子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胡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人出于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集說張氏洽曰諸侯唯宋事晉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絶也家氏鉉翁曰臯鼬之盟諸侯皆散惟宋事晉乃執其使蓋晉諸卿惟賄是從賄不及禍隨之耳　李氏廉曰經書執行人六詳見襄十一年此爲晉三卿內叛

之始亦宋叛伯之始也　黄氏正憲曰晋卿瀆貨爭權擅執國使固當稱人以賂之矣然樂祁犂未致君命而先飲酒通賄是以私交爲重國事爲輕已失使人之職分故稱行人見不稱其官宜執者也杜元凱以爲非其罪失春秋之旨矣　嚴氏啓隆曰晋自八卿擅權欒郤韓魏趙知范中行遞將中軍諸卿以次受約由來舊矣自中行偃爲政始有以偏裨而違上令者趙武以降其權益卑黄父之會爲政者韓起也而趙鞅主納王之言適歷之會爲政者魏舒也而范鞅立名季孫之議城成周之役爲政者魏舒也而韓不信主執宋仲幾名陵之侵爲政者范鞅也而荀寅主索蔡貨下陵其上上惡其下傾軋之謀已非一日今范鞅爲政而趙鞅逆樂祁而飲之酒此欲奪執政之權非爲一宋行人爭得失也范鞅知之故必執樂祁洩其怒所以伐其謀叢此怨讎猜疑愈積以故趙鞅爲政即疑范中行之相偪而必去之内外相競者

八年羣天下諸侯而僻一趙而晉之亂遂不可止自是三家之勢成矣

冬城中城

集說　陸氏淳曰穀梁曰三家張張為日久此時陽虎用事三家始衰何言張又曰非外民也且入春秋已過二百餘年矣豈無缺壞重城乎築何譏也既非新作何得譏外民哉　高氏閌曰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成九年城之矣此復城者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　汪氏克寛曰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衆修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懼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集說　杜氏預曰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于齊故圍之　劉氏敞曰公羊云譏二名其意以謂二名難

諱也古者蓋雖君之名臣不諱矣父之名子不諱矣及至於周臣諱君名子諱父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之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自仲尼不偏諱二名況其他乎夫已不能諱二名反譏人之二名豈理也哉　高氏閌曰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于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圍而曰陽虎者虎專季氏季氏專魯也仲何為哉　黃氏仲炎曰仲孫忌不言何杜預曰闕文是也公羊子以為譏二名妄矣春秋列國之君大夫二名者多矣何獨于此焉譏哉　家氏鉉翁曰齊之取鄆固非而二子之圍亦非也為定公者當以善辭告之齊曰我先君失守宗祧君取鄆以居之魯國實受君賜今鄆潰矣寡人欲復舊疆敢以請之執事以景公之賢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也明年國夏伐西鄙自是連歲交兵蓋始於此

役也

附錄左傳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於五父之衢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辟儋翩之亂也

姑猶杜注周地

戊戌敬王十七年

七年

晉定九年齊景四十五年衞靈三十二年蔡昭十六年鄭獻十一年曹靖三年陳懷三年杞僖三年宋景十四年秦哀三十四年楚昭十三年吳闔廬十二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儀栗杜注周邑　郹陽闞杜注皆魯邑

夏四月

附錄左傳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諸侯始復特盟

左傳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

集說　許氏翰曰齊鄭之盟叛晉也霸道隳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　陳氏傅良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於鹹志諸侯之散也　家氏鉉翁曰于鹹于沙齊景圖霸之始事也是時天王辟儋翩之難出居姑蕕景公不能伸勤王

之義乃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彊人之從我非心悅而誠服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俱至乎　陳氏深曰是時齊晉兩國相為彊弱晉彊則同諸侯以附晉晉弱則合諸侯以自彊若魯衛鄭則視之以為內背也　李氏廉曰此為齊景公圖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集說　趙氏匡曰穀梁曰以重北宮結也案例執行人皆書何獨重結哉　劉氏敞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紿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不亦信乎　汪氏克寬曰齊侯稱人而又書侵所以

重貶之也挾詐恃力夫豈圖霸之道乎書執結以侵
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伐宋書法正同聖人之意見矣
　季氏本曰盟鹹徵衛不至使行人
往謝齊執之稱行人非使人之罪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作沙澤　沙杜注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晉大和五年秦王猛圍鄴

慕容垂自沙亭屯内黄
是也在今元城縣東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
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瑣杜注即沙也晉地道
記元城縣有瑣陽城

集說許氏翰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　鄭獻衛
靈叛而從齊齊可以霸而景不足望也　高氏
閌曰執其使侵其國以求盟焉是劫盟也何有於信
哉　家氏鉉翁曰以經而言執行人而加之兵脅盟

也以傳而言衛畏晉私于齊侯俾執其行人以侵之而後盟盗盟也若是而得諸侯曷如其已　呉氏澂曰執其行人而與其君結盟以叛晉齊衛之罪均矣　李氏廉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蒢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呉越之禍未至于北方使齊景公果能撫霸國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列國則桓公之功獨不可復乎奈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為事乎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春秋屢書而不削二君之罪見矣　嚴氏啓隆曰天下有伯諸侯無敢私相盟私相盟是無伯也故盟洮盟内以齊桓既没故盟曹南以宋襄圖伯故盟蒲隧以齊景圖伯故同盟于蟲以宋元無伯故今盟于鹹復盟于沙是鄭與衛皆叛晉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集說 許氏翰曰東夏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 高氏閌曰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 家氏鉉翁曰昭公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六年卒不能爲之出偏師向魯鄙問意如之罪今乃興無名之師而加于魯當爲而不爲與不必伐而伐失其所以爲方伯之道矣春秋繼鹹沙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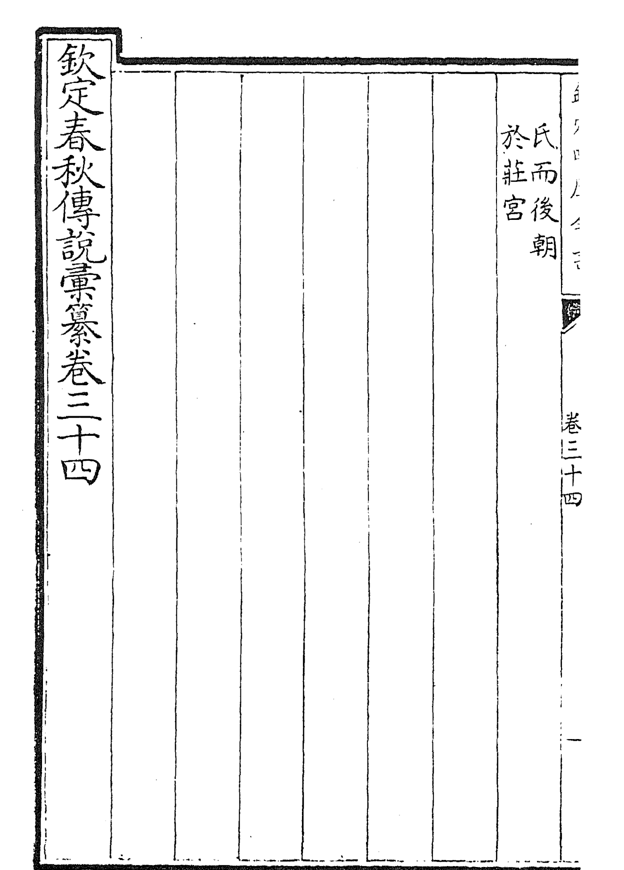
盟而書國夏伐我皆貶也　李氏廉曰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書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功於是而及齊平矣

九月大雩

集說薛氏季宣曰一秋而兩大雩僭瀆之甚也　汪氏克寬曰左氏以再雩爲旱甚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災之甚而變之大者也昭公不克自省而有陽州之孫定公又不知儆而有寶玉之竊世卿之逆陪臣之横其致一也故比事書之以爲後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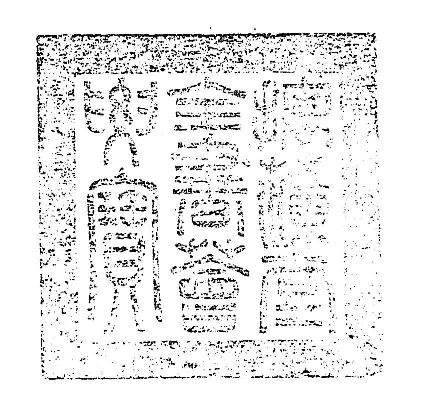
冬十月

附錄左傳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於王城館於公族黨



氏而後朝
於莊宮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十四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録舉人臣韓騰